

元生文選

卷之四

簡齋先生文選卷之四

曲周劉榮嗣敬仲甫著

孫佑雲麓甫編輯

毘陵惲于邁涵萬甫

楚黃黃正色美中甫全較

海陵鄧漢儀孝威甫

記

帝谷樓記

崇禎六年癸酉秋八月臣榮嗣承乏奉 帝命以司

空循歷諸漕及河治其不治者而濟則臣駐節地所



與諸臣商度緩急畚鍤樁因授厥事徵大小克咸厥功與否以檄以聞悉於茲焉濟署隙地一區臣乃節縮俸入度材採石彼庸工作之直稍取之日費之美爲樓三楹翼以竹廡始事冬之十一月誅茅去穢平坎夷凸艱如也會漕事急治河下相凡五閱月而抵署樓告成雖不甚壯而飛薨延敞棟宇虛明高可望山川城郭雲樹之氣遠亦可聽帆檣輓輪邪許百丈聲亦茲署一表觀矣間與同事行河諸臣登之臣榮嗣獨躊躇北望肅然弗敢自寧而書其額曰 帝

咨樓蓋思古人於臣子之誼一蔬食起居而不敢忘矣憶臣始受事時以河績未成淮民爲魚厓聖慮廷臣艱其事莫肯自勞則以推臣惟時 帝亦難之廷召臣曰疇咨若予河爾往南國臣再拜稽首弗敢承 帝曰咨爾往矣惟時懋哉爾往欽哉臣於是震恐肅敬再拜受命以出茲地也違天顏猶咫尺也言提其耳猶聞天語之皇皇也夫所治東南之事卽今幸不至決裂于漕若小有驗而河身遷徙故道未逢至尊之慮及於濟川而諸公之謀或尚築舍以臣之

非薄其敢憚勤勤以怠遑厥職負推轂而羞簡書其
若宸念懷襄河北望而神怦怦惟 帝其咨奮庸熙
載焉可不勉也卽以治河論故事行河之臣三歲而
一更焉如必三歲之中苟幸無事以用爲報命則必
人自爲一河而可人不能自爲一河河不能十年不
決而同心共濟稍推委於前後之不相顧則奚以命
之爲股肱茲樓之所以志也非徒儆心亦以告後來
者同心之人也嗟乎其亦有聞芻蕘之言而躍然興
起者乎於是同事諸臣僉曰俞哉因次第其語作

帝咨樓記

陞任邑侯王夫子均修府宅記

廣平之屬凡九邑永年附郭府治宅舍皆隸之故創
與修永年有事工價物料之費八邑分任焉自曲周
侯皇甫公篤事上之忱成獨賢之政而本府修宅之
役遂爲本縣不可辭免之累矣先是樂陵張夫子力
請于當事幾得之而弗果夫子嘆曰異人執鞭造父
不能御也異指操決后羿不能射也無可爲之權召
公不能流甘棠之澤也吾知所以爲曲周計矣已爲

御史會銅梁胡公按畿南諏詢利弊而曲周不可辭
免之累得從王夫子一白于直指時邑侯趙公復從
中致力如張夫子乃始復其故事百年積害一朝若
然而解顏闔之馬將疲而稅駕蕪威之弓以張而得
弛我等小人喜可知哉感懷恩愛翻成悵惻如孺子
以脫慈母之懷正思慕不釋母忽軫其饑寒解其困
苦則一回觸動比脫懷之初若更甚焉蓋見在懷中
之父母有瞻依無思念張夫子在事之心至今耿耿
在民之心也夫子可知也夫子已爲御史非縣令矣

已去曲周有日矣繕修之累誰復哀鳴于側同鄉之
諏詢誰及揣度其端夫獨爲是惓惓也或曰慮長曰
神遠榮嗣曰直緣愛真耳他人近則親遠則疎在位
則謀其政去則已焉獨父母于子無一刻能置諸懷
凡所以軫其饑寒解其困苦者無遠不留此以民之
不能忘也召伯之澤南國懷之及于甘棠而况夫子
之祠宇乎是用紀其去後之恩附於去思之後以明
父母子民相愛無已之誼嗟嗟召伯之在南國猶一
方之仁牧也至立成王之朝則在天子左右矣其媚

于天子曰媚于庶人假使南國有弊當時則除去則已乎度伯位益高愛益無窮去江漢益遠憂益切在幼主成王之側而納誨益暢其在皇祖文王時布化之隱念也其最顯鑠者日日辟國百里方今遠創造於北蘭薦食于南鄆內訌於東召公之辟此其時矣夫子一疏而山河清宴于時藏畿輔于天下藏曲梁于畿輔百室寧靜雞犬無譁其大有造于我民直府宅謝擔已哉夫子字號爵里具去思記中茲不贅

曲周縣重修儒學記

邑父母趙公爲政之四年有事于學宮補其缺壞顏其剝落棖題爛然廊廡翼然殿與堂穆然肅然聖人之澤奕然若新聖人之道巍然若崇聖人之徒欣然若乍逢其盛而奮然若初發于機掌故先生屬予爲記予去諸生未十年而又于諸生者三十餘年以士訓士掌故意乎與士言士予請原朝廷立學之義明父母加意之旨祈諸生共勉焉夫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也然孝弟忠信天植之矣豈必聚而講哉而野

而修者不協于矩意而作者不式于道之不可以托
世也乃予之以軌物董之以師儒勸之以爵祿束之
以功令以調和其情節宣其氣琢鍊其智才膽力益
養於斯取於斯用於斯是藐然者青衿乎實天下國
家之命而氣運治化之樞矣天下浮求士之實天下
靡求士之介天下荒求士之理憂在天下惟士解之
謹庠序之教予是以知父母之加意也夫具未周而
達將焉施也中未實而亨烏可久也江之永矣避礙
於三峽河之廣矣洄流于九曲士將絜心以協于世

鑑古以參于今述其所不敝存其所不可去有如據
厚以大積富以光所求乎實以式浮未能焉迅出遺
類獨立絕附所求乎介以振靡未能焉分合天人鏡
燭川岳所求乎理以救荒未能焉猶之乎不可以托
世也而或者凌高獵遠暗億詭得譬夫視空而見花
却食而腹張將無病乎是故養之四年而今有事于
學宮而欣然而奮然于聖人之道也父母之憂庶幾
免夫詩云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孔邇之謂與雖然
士則邑之士也養則邑之父母也取而用之非邑也

天下國家也苟有建立興起治化轉回氣運問是誰
之子弟乎夫亦愈知父母矣父母名胤昌字世茂別
號芝庭萊州之掖縣人與子同丙辰進士

西山紀遊

天啓乙丑三月廿有八日微雨欲歇小步郊園藤葉
初茂尚有晚花一二枝午刻登輿西行晚宿臨洛雨
猶淅淅有聲晨興則霽色滿林微見遠山如睂臨洛
去婁山一舍又數里而吳庄而康宿嶺嶺下人多穴
處過此又一小嶺土膚而石骨南見紫山其巔有塔
巋然獨立下涉洛河河寬里餘亂石布滿水冷冷穿
石縫中其清徹底稍西而田村村東皆水田間種稻
尚未插秧或爲園圃雜樹交翳人語樹間經李店循

河之北儒山之後山是曹子建讀書處其下有曹生
洞十里許爲土垠祇郭文學書屋童子六七人揖畢
出日課相視文字皆有生氣主人具晚食意殷殷厚
也四月朔徒步出村村盡處有寺佛殿兩楹僧皆居
壁穴中傍穴出笋色如碧玉徘徊欲去郭生携飲食
至談下帷臨池事數刻覓人寄問高明雲使來相就
復渡河河石更厲僕夫患之近高村始平由上團城
北庄問萬安峯迴道轉西東易面步步高險馬蹄戰
慄人翹足四顧不得下踏石轉婉相擊有聲谿南遙

見行人高出樹杪曲折停滯聽然自况偶兩青衣相
迂其一則明雲姪也導其前抵萬安止郝南川書院
院有花樹前臨曠野見其二子焉殊有赳赳之色小
坐以候明雲俄而笑語喧譁黎面塵鬚倉皇奔涉而
至者明雲矣攜手登南山探太平諸岩俯而視之綠
蕪匝壁麥浪盈疇半日陟巖履險之勞滿相酬慰次
日早冀公子邀赴沙明則赴沙明折而東北歷梁庄
者二而達繼城行漸上路稍平山乍遠乍近異貌殊
色平地人見之而喜謂觀如是止矣過繼城兩山漸

狹中有流水汨汨而來地高下皆灌溉及之遡水而行南山之陰拔地直起于畫家皴法則大斧劈染法則淡墨加淺頰色峯紋之秀氣脉之活嵌帶之靈種種非思議所到轉一步讚嘆一步顧瞻一步公子在前揖而入而坐而茶都不得出一語坐向山脚青翠撲几上流水闌外作潺湲響唐有詩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詞人筆底真如寫照閻鍾岳來自陽邑傾蓋甚懽乘輿而前遂抵陳家坪其曰坪者前後兩山對峙流水在中上巖下壑岌嶮巉峭雖有居人皆爲穴爲巢此獨稍寬耳去沙明八里爲皇后宿俗傳有皇后過此而宿然其世不可攷也水高谿中架木引水灌兩岸田又六里爲石岢灣山形如目徑路斷絕絕處忽轉又二里而北及坪其實南北不及一里谿占其十分之六居人背南面北門植一槐槐可兩人合抱山中槐獨遲發此時尚無陰可庇北山高十里許上有伯仁洞以伯仁修行得名有僧居之種田自給是日宿坪中詰旦更西北行二里曰靠岩人居岩下其室有墻無蓋以岩爲蓋五里爲王

家庄十里爲旋將溝諸處皆有虎集樵者數人鳴金放炮而後敢前又十里抵靜平砦下則策杖捫蘿撥草尋路五步一停十步一坐喘息之音後先相應山愈峻愈奇都不暇賞約直上者六七里至一岩岩可容百許人中有泉敲火煮茶小憩石上轉岩而南復旋而北得平地五六畝衰草尚白藉而坐之力殫興闌幾欲止此鍾岳先趨而進翼如也急起從之仄步山腰扶掖而上荆棘掛衣輒脫去轉向西北四里入石峽中兩山夾路寬可三四尺以石作磴一手拄杖一手攀石又三里許出峽則砦頂也草莽曠平睥睨前後諸峯羅列如兒孫矣回視東南來路歷歷如在掌中砦之下周圍皆山中如碧盎憶京西香山寺前小室短墻羣山環抱題曰來青軒者與此相似而此更宏厰無斧鑿痕北望遠則太子岩近則門道川西去則摩天嶺遼州界矣此地有井曰遺簪鏞鏃窠鋪之類意曾有避世者居之談笑移時啖所攜餅餌畢欲下翻苦路險日影漸移不可久樵者指山之東曰明帳溝路較寬平稍加修芟即可乘轎馬抵石峽下

之力省於上五倍復得指點其峯巒起伏作歸途眺
玩若麓與公子以酒食至從者饑就之如館休息片
晷登輿而還覺山水皆如舊識比來時有情愈戀戀
不捨夕陽欲下山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真千古看
山缺陷事是日止陳家坪次早及沙明村總而記之
如人之立之坐之睡之舞之拱翼之俯仰如虎豹之
蹲之伏如鳥之欲翔欲啄如傘如蓋如柱如盤如盂
如帳者其狀也爲青爲碧爲赤爲紫爲墨爲茄皮水
銀者其色也爲幽爲僻爲肅爲傲爲喜爲怒過風而
吟苔響而吼咽泉而激者其情也菜曰蕨曰椒曰木
蘭曰石棋曰筆頭曰豆苗果曰柿曰栗曰蘋果曰核
桃曰榛曰梨木曰漆曰橡曰楸曰桐曰鬼柳曰楊曰
丁香藥曰黃芩曰管仲曰草烏曰升麻曰沙參曰常
山曰乾葛曰南星曰離婁曰桔梗曰防風曰遠志曰
芍藥曰大黃曰山查曰金銀花獸曰鹿曰獐曰熊曰
虎曰狐曰狸者其產也買山數畝作後來居址意每
及夏秋當一兩月在此漸可四面探討以盡一方之
勝予嘗有詩曰聞開畫軸尋山住于今真在畫軸矣

五日辭歸諸友從之復由繼城而東七八里過火石
岡此地缺泉穴處者二僧結菴施水可謂火宅蓮花
過此而營井而高村晤武安令折而西南爲光村明
雲家也一酌辭去公子南川鍾岳皆止此晚宿田村
次日歸友人爭來問山書此以荅

寧波守蔡公生祠碑記

肖兼蔡公以 今上某年守吾郡郡人尸而祝之矣
更二十餘年如一日某年長公以憲節蒞吾明尋督
學政慈人士聞長公來喟然曰是嘗生我育我教誨
我我人思之不得一見者乃今見其胤子乎感念舊
恩如在初去相與葺新祠宇爲像立石而使余記之
余于是深有慨于治道人心之機也塗飾形貌博且
夕之譽其民不思也苟且應付收尺寸之效其思不
永也召伯甘棠歌咏到今誦之猶欲神在鄭桓公武

公奕世而後尚使周人三致意焉豈其民獨私三君子哉未嘗與之不可謂民情難致未嘗致之不可謂季世無情也公之隱繫民心顯寄民口者人人不能去公亦人人不能盡公第舉其大者去俗之靡以還于朴曰儉居有懸魚去有留犢曰廉覆盆之下有照飛霜之地如春日仁靈橋亘江奪侵地于豪而出溺人于水子產之輿濟讓平焉俗役于鬼諂事越經而破誣黜罔反之以民義則視居蔡之智抑又何如也乃若開誠造士覈行勸學人樂之如樂有賢父兄也

至于今列藩臬而游史館者猶多昔日之桃李亦足明乎樹人之效矣當是時公有貴陽之命我人爭欲以明海節旄借公不可得今乃得之長公公惠顧我寧克長兼師而督學非專官也今又得之長公我人固見長公如見公也抑知長公之卽行公德乎蓋公懿行嘉猷我人且不能忘况乎淵源家學箕裘世業者也其不改父之政以覆庇我人而訓誨其子弟不過愛其所親耳而厚有世澤于茲土卽比于鄭桓公武公夫桓公武公自周以後非可再見而我寧我慈

偏微厚幸其以祠宇邊豆寄甘棠之愛猶夫敬其所
尊之義焉治道人心誰謂今不如古哉日慈與孝實
作民忠敢撫往蹟以告來者

題跋

跋趙芝庭家藏思白畫冊

余閱思白畫多矣此冊尤虛活靈秀妙出自然想作
此時有僊氣霏霏從指間出耶臨摹久之愈覺形穢
蓋天際真人非食松羽士可得假托也

跋邢子愿行書卷 為李日含

邢太僕書名身後益著蓋其沉酣此道積有歲年老而不倦日進一日也此冊皆尋常往來小啓耳而適媚勁秀無一懈筆生平心力可知矣顏平原爭坐位帖亦是草稿至今為臨池師學人未能章句便欲方駕左馬纔事點畫早已日無鍾王豈但文章書法不逮古人而虛憍輕詆亦世道之憂也不遇日含誰可語此

書何士抑類鎔後

類鎔鎔類也類用物鎔精類富有鎔變化置鑪冶于
几案間取星岳河海玄渺珍怪之物聖賢豪傑奇逸
幽僻之事融液而出之不失其性情而益躍其精光
此第博物洽聞君子哉先生司李稽山時淑問無寬
得情勿喜飛霜之地盡樹甘棠祇以無媚骨賦歸來
以其餘力著述書成寄予曰三十年閉戶灰心讀書
猛念差不泯滅則先生志行可知矣子獨惜其功不
見于旂常而見于楮墨益嘆古人立言垂世非得已

也非當時民物之幸也

題王太史書卷

往見覺斯太史書奔軼變化不可端倪嘆其天授奇
逸不從人間來丙寅三月日歸自秦余從索聖教碑
乃出此卷曰是未刻聖教帖也余留案頭月餘從容
晤對蓋神與法相御而行規矩周折中奔軼之氣不
減益信名公事業未有不自律度中成者淮陰背水
武穆野戰舊日兵法爛熟胸中耳今人事不師古倚
才而出往往敗轅請以太史覺之

題子愿草帖後

評邢先生書者云法勝於情余謂今之書畫詩文皆
 病在有情無法任其意之所至將古人可掩而骨脆
 儀荒日暮變色識者笑之矣坦如所存邢先生書亦
 當時任意所至者耳天真爛漫中古道森然夫非平
 日得力於法者多也烏能情

賈獻仲寧我篇跋

人知獻仲才不知其大人啣恬先生先生筆花劍氣
橫絕當時先達如北海馮宗伯梁門鄭襄敏交河余
文恪無不爲先生別懸一榻其響悅而氣應者則今
田民部平野孫太史愷陽劉大叅茂成諸公諸公豈
易得當者耶丁酉賢書以先生慶得人構堂講讀扁
曰鳴鶴蓋其子和之則以余同門友獻仲獻仲雋於
癸卯從先生上公車者四癸丑獻仲幾得之而先生
以太夫人春秋高分璽猗氏丙辰之捷余甚奇獻仲

文獻仲曰顧何足言是父書之糟粕百不一當者也
其日寧我又以志癸丑之不果得而速家嚴之宦非
其志也余乃謂獻仲有不變塞之意焉抑聞先生治
猗平徭息民尤甚加意學宮則和之者獨其子也與
哉夫不知其人視其友不於其身於其子余以觀獻
仲之淵源遠矣昔者元方季方實傳太丘之德獻仲
勉旃如以文也人則既已知之

題王公世德作求冊

蓋觀于太翁而信儒者之效遠也翁篤學力行七十
年無以異在諸生在掌故在山林無以異教門弟子
教子若孫無以異我師與長公君萬以癸丑丙辰相
繼登第儒者之效于其子孫不亦遠乎顧何以不于
其身也大凡作者有餘則享者不盡朝施而暮收焉
如坳堂之水負大舟也無力矣方翁之篤學力行垂
老不獲人未嘗不怪嘆夫疏鑿無功乃至今日而睹
伊闕而東之波濤浩蕩也故人爲儒則貴否則賤家

有儒則興否則衰天下用儒則治否則亂自唐虞三代以至于今以至于朱門白屋未之有違也故詩書禮樂之文孝弟忠信之心爲人之生理爲世之精華山川得之發其靈秀日月得之煥其光彩天地得之還其清寧故篤學力行之濬發者深而扶植者弘也夫投桃于人報之以李况有功于天地乎樹松柏者不長蒲柳種稻粱者不生萁稗又何疑于儒者也或曰老子儒者不少後亦不必盡達又何哉其學之不篤行之不力悠悠忽忽以虛其生非真有關于世道有助于聖賢也然而幸而售者蓋有之矣則又焉有篤學力行不知老之將至而子孫不貴顯焉者我師雍肅登第三年以來境內康悅至于好士育材無微不至邈以奏最贈太翁矣往在都中見當世賢豪類以得交君萬爲幸而君萬獎掖後學惟恐失之真世有太翁之德太翁尼于掌故今且澤及子孫我師與君萬光昭先烈而廣大之王氏之興寧有艾乎先後同籍諸公相與咏歌世德以識不朽以俟不惑而某因爲論著儒者之効以勸夫世之篤學力行者

祭文

奠張太夫人

達玄師之母

曰人之所恃與天地長存者惟名而已門內之言行
 不及於外而從古淑媛賢媪與豪傑丈夫聲光並普
 非以夫顯則以子耀乃擇處斷機獨稱孟母子輿氏
 之予其母以令名在賢不在貴也而况乎其兼之也
 則又何憾於太母哉吾師司李平干覆盆胥照肺石
 無冤刑罰中之教化深於木鐸至於今歌咏未忘也
 拔士于庠教之誨之如有所譽鮮不千里某等其最

驚下者矣秦鏡在懸茅茹在念其銓敘百工如衡士
焉請假居里中外侍爲砥柱偕仲弟懽于膝下且暮
三公不以易也正願奉太母眉壽無疆而太母逝矣
嗚呼孝子之情曷其有極太母亦旣享遐齡而服恩
命然不盡吾師所以事親與太母之長存于世也惟
是古曰三遷今則太母使人稱東魯高賢爲名執法
與良宰相而邇其所生雖謂太母未嘗死可也其又
何憾焉某等忝爲桃李夙仰儀刑旣哭于柩而收淚
稱說以慰太母于冥冥知太母之怡然降鑒有當于

情也尚饗

祭楊太翁文

龍珠開祥鸞儀瑞世日骨千秋手揮八際掉鞅文場
奎騰壁光凌競天衢中道廻翔風流在茲導批游亦
桑林半奏循聲籍甚家傳政譜美看池毛北斗泰山
爭輝並高於維嗣公聯翩雀起補日回天古名御史
按轡中原山川動搖豺潛狐遁烽驅燧消百僚肅霜
羣黎潤露飲河遡源謳吟載路爰注宸旒簡書載承
小東大東望風聞聲如暑被風如旱得雨民相謂言
公來生汝云胡不弔白雲高秋天上修文召翁僊游

哲人達觀修短何有而况象賢煌煌厥後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不朽維三翁胡怛哉所悲東人失乃怙恃
嗣公曰歸攀車涕泗某年家子休戚誼關矧忝嗣公
厦庇萬間矚目天南山頽木萎執紼無緣陳詞有誅
生芻束帛澗藻溪蘩遠于將之聊以告虔維翁陟降
在帝左右鑒此几筵以妥以侑嗚呼哀哉尚饗

祭盧太夫人文

伏聞盧堂紀老伯母返真之耗以羈身水涯不能馳
白馬素車過兩楹執盧孝子手伏子姪之位而哭遣
一价炙雞絮酒將精誠以奠之而爲不次之言以告
之曰嗚呼伯母賢母哉方某初奉璽書治河過德水
造盧子之廬是時盧子方扃門謝客因謝某某弗顧
也趨而前謂門者曰吾弗見盧子吾將以見母母聞
之喜甚急促盧子破關擁篲迎余且謂劉子荀陳雁
行其附于登堂之誼無客而待之也夫是時盧子胡

以扃門謝客也盧子以深沉奇宕之才之性讀盡人間書用高第起家其經緯扶輿綜覈名物以任天下之沓來如蚌灰湔髮穎穎見頂天下之望盧子之出也又景星黃雲神龍朱草不啻而盧子僅一登籍卽棄去以奉母高堂結茅蔽風雨數椽一菽焉母於斯一水焉母於斯約面禁趾不晤俗子亦不知東隣西苑誰氏寒清肅穆之氣濯濯如古人而有以青雲之士聲施後世之大者動之盧子視如章臺塵陌之聚褊袒扼腕弗願也非盧子之弗願母弗願之也夫世

所號稱賢母如丸熊之母斷機之母畫荻之母剉薦之母倚門倚閭之母以至捧檄之母其大者玉子於成或身被榮名高大其門可容駟馬車而東西南北以博一日祿爵之養卽哀然賢矣而母不然母曰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繼吾先夫子之志吾則焉憂且吾子而能讀天下之書友千古之人以成吾先夫子之志奚遽而不榮名富貴也者吾又焉求蓋母春秋八十強飯如常又數年不病不藥而脩然在矣嗚呼母豈尋常世所稱賢母哉某於盧子

誼兄弟而師友者也。比者將以首丘之後，還過盧子，再拜母於庭，索黍糜，竟日而母不我待，雞肋之戀甚，愧盧子因以愧母矣。噫！漏虬夜泣，隙駒朝騁，不足爲母悲也。石火終裂，電煙如飛，不足爲母嘆也。未竟終竟，繩繩大業，綿綿盛事，青雲後人不足爲母慰也。酬明水以投誠，將一縷而陳詞，庶幾謂劉子知言者也。而不我吐棄也乎。

議

荒政議

國家政事以京師統四方，財貨以四方給京師。在中者關心民瘼，不過以軫恤深衷寄之；守令在外者，留心國計，不得借保愛空名，緩其供輸。况天下未嘗乏財，止無奈耗之者衆，有司亦未嘗無政，病止由托之者虛。故理今日之財，不必求益，但問其所耗何孔而使之清言；今日之政，不必求多，但問其所托何事而責之實。蓋玩愒旣久，苟且相蒙，若非上下同心，刻意

振刷未保百姓之果見蒙休也夫吏治周乎民生阜民所以足國循良之長無事不舉豈必荒政哉然舉一荒政而前之豫備後之撫摩固已無事不爲之所矣謹陳末議伏俟台裁

備荒五條

一曰覈積貯夫義倉社倉固已所在而是矣大抵各有實亾數多積少積矣陳者或供腐朽放矣新者或假支銷空嗟壯哉之鼠雀不抹劬勞之鴻雁請以積穀多寡爲治功殿最歲終總報兩院查係某倉果否

存銷春放秋納非殷實富民不得關領蓋易換與賑濟不同雖當凶歉富民猶可完納若在貧民則當春放之時已爲烏有之物置之不問難乎其爲法迫而取盈難乎其爲應不逋不擾正如所云三年耕餘一年之食者六年而外或可恃無恐矣

二曰勸力作小民何知終歲之計往往好逸惡勞偷旦夕安耳古者勸農有官勤惰遲速罔不稽核今卽不能輟衆務而躬南畝也何至耕獲耘耔渺不相聞乎平日任其媮窳至於凍餒然後起而憂饑軫寒博

慈愛之名于下又爲之請蠲請賑博惠養之名于上而百姓之填于溝壑散于四方者已不知幾何人矣此非死于荒死于惰也死于民之惰實死于官之惰也各邑長吏何惜單騎不時親行阡陌一語相慰可以忘勞動者蒙獎可以起惰使春無不佈之種夏無不耘之苗早有溉灌之利蝗有撲滅之功則上不必有蠲賑之名而民之受賜宏矣

三日驅游惰一人有一人之事一家有一家之業大者足以資俯仰小者足以謀周身早起而專營計日而取效何至糊口不足仰給于上哉近有閭左細民舞智亂羣偷閒廢業或開博場或持市柄或負緣胥吏之姦或鑽刺官司之竇或倚富欺貧或誘良爲暴豐年坐享贏餘則剝衆人以成家荒歲樂生禍端則擁饑民而爲亂郡邑大吏當嚴行保甲之法察民之游手無恒生理者責令占業懲之于早制之以漸能化則鷹可聽其爲鳩不能化則莠不可害其爲苗得彼之力則生者轉衆去彼之徒則食者亦寡此事之似迂緩而實切要者

四曰禁奢靡夫維勤與儉可以克家父兄之于子弟欲其飽煖則未嘗不嚴戒靡費使歸節約平日不防其匱匱而恃有以予之烏可以也亦不愛子之甚矣國初之一人生息至今何止十人今日之一人費用視昔又何止十人而欲民不貧食不窘必不得已法當予之以制寇婚喪祭以及宴會衣服皆不得過過使輸粟入常平則樽節之所留皆可以爲凶荒之備竊觀人情損衣食之計以飾觀美竭旦夕之營以從習尚亦厭苦而思返之時也但束于俗套難自脫離耳誠畫以一定之法驅以必然之令人亦何憚而不從哉

五曰謹崇尚古者教民孝友嫻睦守望扶持卽聖諭六事其關係民生豈不著明深切邇來奸民左道轉相煽惑玄宮梵宇遍海內大者數千萬金小者數百金行脚住持而耕而食不績而衣此誰非百姓之脂膏哉又有白蓮無爲等教聚衆說法頭會箕歛愚民不悟輟其常業而從之竭其生產而給之微獨叛經拂倫易與爲亂而耗財傷用實難經久夫一石之粟

一人食之可以兩月飽加一人焉一月而餒矣况聚無事之人食有事之食并奪有事之事效無事之尤乎自非上之人大與更始嚴禁必革以刑罰之威破禍福之障狂潤未有底也

救荒五條

一曰克賑濟古者助耕補斂不必歲荒也有如歲荒不發積于何用但恐里書作蠹衙役爲奸上實有損下不蒙益甚者有賑之名無賑之實申報則盈冊可按給散則半粒不沾是枵腹待哺之百姓反爲盈豁

飽橐之借資也今後雖遇小歉不成災者不許假托支銷其應賑貧民刻期給發勿遲勿冒蓋以爲長吏矜恤之文卽條目可以不設以爲下民生死之關如之何其泛泛從事也

二曰給餽粥救荒之策非賑則蠲職獨謂蠲不如賑賑不如粥蓋正供不蠲所蠲不過本處雜支而實有必不得已者上言之其名美下受之其實缺賑則開倉獲濟矣彼猶有家之民也莫若量各里之中或市或堡或關或曠擇耆民之好施而謹厚者主之好施

則無侵漁之弊謹厚則愛廉耻之防設竈煮粥卽饑
餓之甚奄奄欲盡力不能炊者皆得以一箸回生來
卽與之不必問土箸流徙也然而非計畫無復之者
必不肯來獨有待此無待賑有冒此無冒也顧非長
吏目擊心畫長慮曲營不免有就食而僵不得食而
仆者則斯民之饑而死也真由已饑之矣

三曰勸借貸中外諸司所以百計採荒者何也治亂
與同休戚相關父母之責無可諉耳彼中富人坐收
高廩不顧吾閭里肥瘠無論非一體之情亦大非善
藏之計蓋方窮民執券而至止慮私契之不可憑迨
橫民擁衆而前始懼肩簦之不可保公庾旣竭不妨
稱貸之自官高義可倡或亦感激而願施但不得借
以爲名遂開挾詐之隙又先防怨之所中別啓傾陷
之謀要使富仍自安貧可得濟而已如一家之內兄
歌弟哭父母平心自欲相拯豈真以弟損兄適成兩
敗乎

四曰興工役民之饑矣又重其勞似非所堪然郡邑
倉庫之積各有應用安得一概那移盡給百姓除起

運邊餉驛傳俸廩工食外各處有營建修宅等費其在豐年亦須此百姓之力但百姓未必須此工價之資耳荒則民間槩少與作窮民之生計去則什九徒仰賑粥以活旦暮民有食而不用其力官有費而不成其事兩窮之道也計莫若取學校城垣廨宇之類修葺之借以養民可佐賑粥之窮而民不稱苦亦一策也夫人惟視學校城垣廨宇爲官物也有任其傾圮而不顧者矣將無有視此民爲官民者耶

五日治盜賊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惇獨賑與粥與借皆爲窮民然不安全感富者究必同歸于盡夫富者救荒之權實與官等則保富正所以爲貧凶年多盜類謂饑寒所迫非其罪也穿窬不禁將爲斬關數人不禁遂至千百如去年山東之安丘或亦郡縣養成之耳竊思民有饑餓上之人百計拯援曰此實良民不忍坐視其死耳盜則自得死罪何取姑息豈饑民遂可蔑三尺之法而凶年乃寇劫一面之解哉如是則亦聽其民自相搶奪足矣何必拯荒之急急也故小盜必治惟拯荒宜然不止保此富人爲衆人之資抑

使民知可生可死而不可爲亂則刑罰中之教化矣
此其大畧耳天下之廣東西南北之異山積川陸之
不通剛柔強脆之相反固未易詳言之也竊見庶人
之家夫婦力作僅足糊口若無餘力以贍子女而從
未有凍餓而死之子女不聞其請給于外亦不聞其
問計于人也爲民牧者真有愛民若子之心備荒救
荒必自有策矣七事之責成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
盡之抑人情議建于已則奉行必力法起于人則推
諉恒多豈知官雖異人事皆一主開誠布公一以精
明果毅之力行之何內與外之不相成國與民之不
兩利乎乃昔日之弊有荒而不告民病莫由上達今
日之弊告荒而不救民病莫由自瘳受人之牛羊而
還使其人求芻與牧也將不若其人之自牧之矣

兵事議

戶曹呈堂

職聞古有一成一旅而興者志氣精銳號令嚴明而人心競勸也其以全盛之勢而亾者精神懈弛賞罰悖亂而人情解散也自撫順破兩月餘矣日日徵兵無兵如故日日搜餉無餉如故皇上始猶震悚後且怠緩如故朝臣始猶策勵近亦推委如故頃敵又破白家冲等三堡矣甫報退去旋又進攻矣出入真無人之境攻取真摧枯之象敵人益驕我兵益怯此非有以大振作鼓舞之不奮也鼓舞之權惟皇上操之

文

卷之四 議

七

而中錮于貨財近蔽于璫侍外狙于久安度外置之
姑且待之如熟寐不寤之人不大呼羣呼不醒也今
當集合朝文武官員伏闕下號泣請皇上面見羣臣
議戰守之策速發帑金數百萬爲餉爲賞爲間諜之
用皇上一醒人心自奮不然卽那移補苴苟給目前
于鼓無振作之機無當也勝敗之分在此一舉此最
無可奈何之事如危病用劫藥敗局用劫着不如此
不可救也夫遼非邊也是京城之左蔽也及今不計
萬一敵破開鐵則遼陽孤遼陽廣寧去異日獨能守

山海此必無之理也呂夷簡曰使契丹得渡河雖高
城深池何益職亦曰使敵得遼陽雖發金錢萬萬何
益在今日損兵折將失地俱不暇論將遂有天寶靖
康之事可不憂懼乎近奉聖旨一則曰措處再則曰
措處一則曰有悞軍機再則曰責有所歸乃今借南
借北幾于竭澤焚山尚虞緩不及事至于各處拖欠
或由水旱凶荒民實不支又在在苦稅反不得不少
寬正供以示軫恤今一槩起徵則刑罰之慘追呼之
擾在所不免萬一愚民生心其患更大矣轉餉安民

俱本部職掌明旨在前及今一一陳奏使皇上知內
帑之充溢外藏之所以匱乏也本部亦有辭于皇上
矣且自古多藏之世從未有不及身而散者今之可
慮一則邊備久弛二則人無固志三則海內空虛四
則多藏厚亾也若借遼事以爲散帑之由亦猶散之
最善者也職故謂不可不合朝伏闕一請皇上之面
見臣下大發帑金也果有申包胥之精誠卽虎狼之
秦與楚爲仇讐之國猶且聽從而况破節齋之見自
爲社稷之計乎世廟時議禮諸臣伏闕而爭彼不過
是非之關此實存亾之機矣語云風林無寧翼覆巢
無遺卵此大臣焦頭爛額上爲國家之時亦衆臣同
舟呼槩下爲身家之日也不揣凡庸妄抒鄙臆可否
行止伏乞台裁

墓誌銘

明賜進士太常寺卿華池白公墓誌銘

神廟庚申與華池白公以畿南隸先後司銓急國進
賢氣誼交善也已各引避俱不善爲時趨予以丙寅
夢隔春明公亦以丁卯屏居里門矣悚息危懼終熹
廟之世孤芳不宣風節亦相尚也今上御世百度維
新公奉旨起用少司農虛席未偶予以駑下濫列勳
卿方擬借光啟事酬恩遇以敦宿好而公訃至矣切
怛追維發諸心骨復逾年而公之子某以其所爲狀

屬予曰嗟乎吾翁知公亦知於公者也公何惜一言以爲吾翁千秋乎予受狀不可以辭援筆作志志曰公名儲瑤字某別號華池南和人也氏族之隆其來甚遠凡數傳而名琦者以義聞琦生汝思汝思生如玉歷岷州衛幕祖父某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穎異目數行俱下辛卯舉於鄉甲辰登進士除西安理官是時秦藩宗彊盛至有爲護衛雪憤而箠楚其人以至於死者監司傳檄郡縣皆相視莫可誰何公受事稽實捕其人曰若不聞入關之法殺人者死耶案

乃定彊宗爲之斂手有以盜金誣渭南尉者禍不測公廉其誣解於直指曰盜獲則金已盡不見金徒見人耳尉安得受盜金乎尉獲脫涕泣謝去長安有富人亾其有而盜弗獲其偵卒謂其曹曰彼黃寇者素無賴可圖也拷訊誣服坐累者亦繁獄且具矣公獨不謂是得其情悉解散以盡一郡稱爲神明開採之役號關中爲天府中涓啣命虐民民無以爲生公調劑蠲除遂得安堵丁贈公艱服闋理辰州時上方求大木於楚公祛積習以備亟需公私便焉以居太恭

人喪去楚復理齊之登州登瀕海疲瘠難治公盤錯繁劇分办而解壬子分較棘闡所錄皆上士攝郡篆人稱清白公又修其庠序延納名儒以高弟子成進士升當塗者指不勝屈也值大稔颶風拔木旱蝗交作凡三易歲至婦子不相保公條議救荒諸款招徠淮粟通海運令商賈循故道以達天津收其儲積貿易而東且示船艘爲海防又置流移場以居來者爲粥於路以待餓者復給糧糗以濟老弱間散之金錢以補不足是時死亾枕籍人望而畏之公單騎行風雪中日以拯饑活人爲務歲成有秋又百計以興利爲民請民之不死於荒而得安於業者皆公德也乙卯闡中分較得士之雋與壬子後先相視篆海州州去郛遠且多盜公逮渠魁置之法而東海以寧往者視庖代爲傳舍吏胥轉其藏於私家者累千金公不爲動但榜其事於國門日及期以故物還者勿論於是諸奸皆感悟陰償其費積蠹頓清理官從兩臺資彈事佐按獄皆以綜核嚴刻博名高公三理劇郡皆愛惜人材持法寬平其所獲全者原貸者無算公之

由宗伯郎調銓曹也杜門寡營避囂却餽以推賢進
士爲已任已未入禮闈拔士一十有八最稱得人以
驗封郎假歸著述不窺戶外甲子起考功郎掌外計
執平明之政幽隱無遺卽間有逸軌自樹者亦未嘗
阿其所好事竣復入闈其得士與已未稱班焉典劇
焚香告天堅持守正人不敢干以私雖政府且遺書
相督謂宜斂其氣以就時情弗易也提督四夷館避
逆璫燭乞差催逋賦復命擢太常卿仍絕跡不與黨
人通至耻與之揖黨人啣之必求所以中公值推寧
夏巡撫以負氣偏執放歸田里今上御極求摧折故
舊之臣一時咸以公聞謂公秉銓負氣在逆璫時則
負氣乃正氣也上嘉納之奉旨起用公骨鯁經濟有
古大臣風然感時疾事堅臥不出雖遭逢聖明未克
竟其用已已卒於里識者傷之公性孝友事親以色
養愛昆弟甚篤沒世未嘗有間言方其理秦楚以未
得與父母訣爲憾居喪三年悽愴備至爲季弟立嗣
訓誨成立不啻弟之存也又置譜睦族立家廟祭祀
畢歲時會食長幼悉至延塾師教族之童稚邑里皆

嚮風焉邑舊有百泉水利發源邢臺及邢開新河而
邑利幾絕公力請當道以復之邑受其利鄉學剝落
湫隘廣文齋居至不蔽風雨公捐貲以示勸激宮墻
爲之一新自東警以來徵調之檄相望於路輸金給
餉公必以身先邑人已已敵迫近郊憂時益切出橐
中金貲招募鎮靜里閉免於動搖形諸篇詠夢寐間
瞬息不敢忘國也其先事深識出人意表邑大饑穀
不登三之一公慮遊民之饑而死又慮其畏死而爲
盜也請於當道曰公知民與盜無二義乎歲饑則民
貧嗇窳而無積聚則爲盜曷驅之興作以就食庶幾
保民以免盜耶遂倡義捐金積穀募役修城工彌歲
不輟四境旣戒而民賴以有生慕范文正公義田之
舉每歲多積穀值歲歉穀價騰貴卽發倉給宗族出
其餘於市減值以售焉市價因之少平窮困者獲其
惠公執義好德親親匪懈元配陳恭人之兄以弱寇
鄉薦早逝遺孤屬公爲經紀成禮教育其子有名諸
生間女夫朱生者邑名家子也治舉子業未售姻畢
負笈從公於東牟公教立業成視兒女子如師弟子

禮兩賢文聲蔚然相望公性端靜不尚浮靡登仕雖
久儉介若儒生姬妾不衣帛不汲汲家人生產門鮮
雜賓解官之後治園圃以課子姪不通姓名於要人
志意豁達晏如也性嗜學目不覩稗官之書沉酣六
經每極玄解通籍後里居強半日坐一室執經學者
談性命者就正無虛晷公爲文古奧莊簡其諸集尚
未傳布有救時條議銓署草白氏宗譜若干卷行世
公狀貌玉立強健不善病亦未嘗藉醫藥至庚午春
稍病其題咏語多厭世忽日中發書篋遶花塢神閒
意適薄暮下庭階倚柱跌坐奄然而逝面如生方公
逝之前三日也其監僕夢公冠珮坐輿中鳴騶儀仗
數百人擁之出邑東門以去異哉公元配陳封恭人
子幾人

銘曰道大則嗇德久則宜白公立朝靡激靡專三出
司理載入典銓理惟慎法銓不隱賢身能守轍義無
附羶廣陳國體上振主權奉常晉爵列侯比肩清貞
耿介光昭後先衝焰觸忌歸臥允堅功立名盛惠普
澤延冥鴻在野飛龍在天蒲輪方馭羽駕遽旋文史

優裕名山大川勒茲碑碣藏彼墓田奕世徵則昌者
得全

鄉進士述南趙公墓誌銘

余生髮未燥聞邑先達語次及述南趙公輒稱古之
人古之人云歲庚寅余入邑讀書則公已棄人間事
矣又二十有八年丁巳公胤爾質始以聶章羽所敘
狀屬余爲志曰先大人彌留之際戒勿寫照曰少一
髮卽非本像勿飾冥儀曰妄費又非禮勿作誌銘曰
我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可以傳後二事已矣獨誌
銘終不忍罷顧不敢違先大人志也聶主客公教之
決又數年于今乃從事焉余曰嗟乎爾質此二十八

年中豈嘗頃刻忘親乎乃公何以志其兩尊人且囑爾質補石納隧也是可以通爾質之志之窮矣余雖不敏撰述嘉言懿事以俟後之君子固所願耳謹按狀公諱愈光字子煥別號述南其先上谷人徙曲周自祖雲始通傳而士效而敬而睿世耕高固里睿生端業乃大授七品散官置田滏河之左徙居之人遂指其廬曰趙家莊是爲公會大父生來鳳飭邑學修郡泮刻小學諸書以教邑人督學使者高其義晉一子爲諸生詳邑乘來鳳生子三伯嘉趨入貲爲指揮

使季嘉猷經幕仲嘉謨清水巡檢配牛氏以嘉靖壬寅九月生公公天性孝慈樸茂而穎慧出人十六爲諸生每試輒冠多士癸酉中順天鄉試屢上春官不第以父母春秋高嘆曰讀書思博朝廷一命以報所生耳今君恩未可必得反以誦讀妨溫清如子職何迎二人于邑致養無方爲後進主文社議論一稟于先民毅然立世道江河之坊焉丁亥巳丑間丁內外艱哀毀逾禮幾乎滅性時爾質成諸生拜大父柩前公愈悲慟則真無足以解其憂矣大事甫畢而疾作

歷春徂秋竟以弗起著遺訓十則曰僅調攝曰肅聞
內曰勤學業曰戒嬉遊曰慎交與曰理家務曰節財
用曰謹門戶曰擇使令曰廣儲畜爾質更求治命則
又曰閔子騫可法也仍賦詩二章而卒葬于邑東南
五里之祖原爲萬曆庚寅秋八月之五日詎生年四
十有九公自奉澹泊好施樂予與人交無城府親識
多待以舉火有爭訟輒諭解之俗用以睦教其故人
子多成立常以饘粥活人命德公給葬具者詣門外
不識其人亦竟不問邑中喜談高行者至于今不衰
鬚眉笑貌在人齒頰可以想見卽顧虎頭捉筆未必
如此生氣故公真可不作影像至謂少一髮卽非真
則公又肯以一髮假人哉曰未仕無忠君愛民實行
其仕而忠愛可知也公豈謂廊廟必賢于丘壑千古
休嘉之林盡爲袍笏一輩人攘據也耶則隱德幽芳
後世何以述焉公配某某
銘曰滄河之東惟之子宮滄河之士之子是視紉蘭
爲裳云胡不芳之子猶在與河流而未艾

啓

答徐觀我蜀撫

方今一邊不靖是處駝驚將不知兵人無固志燕齊
至今無雨數千里民不聊生徐濟而北絕流幾十萬
軍方憂食人皆曰徵兵括餉外侮之剪滅無時殊不
意剜肉醫瘡內地之饑荒并至雖有善者方圓盡而
左右難况無人焉甘苦調而水火濟心之憂矣久當
去而未能口如餅然欲有說其何敢頃者背城一戰
斬首萬餘東征四年只此役吐中原之氣戰勝五旬

尚無人窺河西之藩川人之有益國家募兵之特勤
驄馬有以也某衙門後進年譜世誼偶睹飛鴻一吐
胸中之蘊結便因寸楮併望域外之掃除

賀李建霞入相

恭惟閣下直方以大清任而和風瞻道德之模久炳
彌諧之績心本游于澹泊於我如浮雲身爰佩夫安
危再用作霖雨由此伯王不異豈曰空談以故衆論
方搖人情攸屬雖怒激之風每自鳴自息而砥濤之
柱終不倚不流蓋土炭低昂時至者匪瑄葭之所設
水火炎潤勢爭者賴鉉鼎之善調權衡國是黼黻皇
猷自此人知議論之公而衆仰規模之大則沴氣全
消塵氛自滌國享和平之福而民安樂利之生此又
在善頌善禱之外而非徒獻芹獻藻之私已也臨風
遣使望斗馳神

與馬康莊少宗伯

恭惟閣下堯堂碩輔孔席真儒天生正氣以孤騫性
植精忠而默運升沉遠近豈足爲公意之重輕中外
險夷蓋亦係斯文之通塞蒼龜先見松栢後凋逮鑠

金之焰忽冷斯完璧之珍益堅語稱良臣用國譬如
明珠在淵不矜其迹而有無限之輝不顯其庸而有
弗知之潤自微閣下誰稱斯言以素抱之貞救一時
之病會見妖氛自滌沲氣全消某匪徒邀私庇于二
天實與覩太平于一日也臨啓主臣

賀何芝嶽宰輔

伏以綱維三極扶日轂而顯行斟酌四時注斗杓而
默運功烈將逾今古恩光已邁等夷海宇騰歡中外
胥慶恭惟閣下當代達尊匡時良弼嶽生嶺海間氣

鍾五百年中天縱師儒學術本三千門下龍見正符
九二瑞呈易畫之文鳳鳴况際朝陽祥過詩人之詠
得非唐虞所舉宜乎並進臯夔不因文武之遺安得
再興周召裁成輔相以叅兩任一身順治威嚴以安
攘付九有潤皇猷于丕顯調元氣于太和人望攸歸
士林胥戴某縉紳末品章句庸流自通籍宦遊已越
枋榆之分迨治河重寄益增尸素之憂幸際明良交
泰之期正當胼胝效勞之始私衷有喜未由效燕雀
于庭階至敬無文聊以布腹心于牋素

侯何相公

伏以聖主御極必有從龍之佐大臣應地自荷得水
之知殊恩在遠而益隆寵眷更新而未已猷光社稷
慶溢簪紳恭惟閣下夷清尹任杜斷房謀吐握慤勤
行古姬公之四事治安兢業同今帝舜之一心內順
外威四海仰安攘之偉績身退君求萬代瞻喜起之
泰交異域問起居望高洛陽之社人情忻夢卜懽動
版築之賢嘉謨久注天心老成再膺皇眷新榮舊德
沙堤度十里之春起懦廉頑清風振百僚之氣國運

待調贊而轉民生隨燮理而蘓誠千萬世之奇應五
百年之瑞者也某以蒙陶鑄茲忝行河擊楫南來目
覩海濤而心悸轉身北望回思天語以魂驚所恃御
座之傍有人高明普照水濱之吏不敏誨諭常殷使
外臣展布四肢得效股肱之力而閣下輔佐五位并
免洪澤之憂片芹侑緘甚愧輶褻伏祈海內曷旣永
兢

上沈相國求遷啓

代高公

伏以元老持衡萬國仰休休之度書生製錦百里淹

碌碌之材自匪藉麻可能出谷恭惟台座德由天縱
白星降王輔之精道叶神交黃石授帝師之畧仁爲
已任志在民生綜理玄風調燮元氣身履艱難而節
不露功存社稷而人不知主眷已深時論俱快蓋付
八音於師曠孰敢爭能總六轡於王良果堪致遠乃
猶不棄涓埃之助務兼尺寸之長玄鑑虛凝雖輕重
不失其權而獎誘之思不倦清規遠照固妍媸各安
其分而汲引之意居多此之謂以人事君故不難與
人爲善自古問察勤而虞風鬯吐握行而周道隆常
恐斯世不見其人何意於今得逢其盛某生而賦朴
野之性愚不識趨避之機事任已以直前學師心而
無法出沒風塵之內倉皇案牘之間自東徂西幾二
千里攜家去土殆五六年滕大夫之才豈以堪於治
劇楚令尹之政知何日乎告新聞以非分自慚欲因
曠官求去一決甚易再計非宜有道賤貧耻作歸田
之賦壯年休暇慮違捧檄之心况乎陶鑄之恩曾未
報於萬一而駑鈍之質敢自怠於馳驅雖曰孔聖之
門無取仲由之瑟妄意廣廈之內可容燕雀之巢永

卷之四
感生成勉自修飭鉛刀或有一割之用跛鱉庶幾千里之行苟不辱知敢云報德

上曾禮部求遷啓

代高公

伏以樸櫟非材久玷公門桃李螻蟻微垤借榮近水樓臺感激殊深敷宣罔旣恭惟台座鍾靈翼軫毓秀衡湘令德無涯下方馬水而其流長其澤廣高風何極遙想龍渡而其節重其望隆器比珪璋上助廟堂之用言爲著蔡下酌卿士之謀才猷擅乎累朝文章師乎百代仁無擇物忠以致君嘉善而矜不能故品

無大小皆可以適用使人而無求備故技有偏全咸樂于呈能此吐哺握髮之休風斷斷休休之雅量常恐當其之身而不睹其事何幸於今之世而又出其門主眷已深時名獨重調鹽梅作舟楫竚資傳說以持衡和上下洽神人暫借伯夷而典禮其疎才自信朴學違時渡漳滸之五年望海濱于千里樂羊之盈篋可懼季路之三善無稱尸素蒙羞門墻滋愧出沒風塵之內漂搖案牘之間不敢集苑以爭妍奈何心勞而愈拙涸鱗濡沫能無望于鯨波決羽槍榆翻有

懷于鶯樹儻蒙分其斗水借以蘋風雅調清歌敢云
繼響于郢路庸容濫吹不過混奏于齊竽向來陶鑄
之恩配天地而無極矣此日生全之德等父母而有
異乎乏浩蕩之明珠肅寂寥之一羽匪日申報借以
明心

請學臺啓

代道尊

伏以栢臺霜肅忠貞夙重於九重烏府風清衡鑑於
昭於八郡儒紳共慶朝野同瞻恭惟台臺渤海鍾靈
泰山毓秀凜凜獨持三尺電發霆馳炯炯自抱一心

天開日朗道傳東魯允稱乎天下宗師教洽北畿何
幸哉此邦人士似乾坤之於萬彙無論榷楠檣櫟胥
被雨露之施譬匠石之別羣材凡爲榱桷棟梁無或
錙銖之負旣荷周文之壘壘卽凡民其有興乎若非
孔聖之循循雖大賢安望卓爾况今日三輔之地士
習漸向澆漓似當年八代之衰文風日趨靡濫不得
真儒以作之模範豈以後覺而能挽江河樂育有成
使漳滏英才輩出奎光聿聚見國家泰運益開造士
之功焉可誣也樹人之澤誰或先之所謂以人而事

君卽在開來而繼往其祇承綱紀幸借裁成伏自識
荆以來頓披宿霧旣于入境而後每挹春風望繡衣
卽欲傾心近豸寇旋復屏氣睹彼豺狼遁跡舊仰直
名見茲桃李盈門載欣雅化謹於某日肅儼觴豆奉
迓軒車寅薦悃誠稍紆約結伏冀慨然光賁共驚驄
馬下雲霄聽爾笑談會見鴻盤生珠玉

謝汪撫臺薦啓

代汪明府

恭惟閣下靈鍾河嶽秀蘊天人體備中和氣全剛大
學漱百家芳潤獨言

撫臺所著書

鼓吹接程朱胸藏數萬

甲兵一笑功名卑管晏精品藻於直北羣吏彈冠紆
康濟于畿南萬民挾纊總持時政爲保障以定厥家
特陟冬卿作棟梁而支大厦君民共借文武兩懷憶
奉命而來者山甫哉已重旬宣之職茲布澤而往者
召伯也永傳蔽芾之歌固已致身於事君猶思得人
而報主將謂法駕之內非騏驥不收豈意藥籠之中
雖渤溲並採某偃蹇方當車下自顧何取於孫陽腐
朽而在爨餘敢望辱知於蔡氏不虞之譽胡爲乎來
當此而感激不數倍于尋常必非情矣及今而報稱

可少圖於萬一又甚難之公論片言榮已逾于華袞
私懷數字謹用佩若韋弦欲終備乎馳驅請益加之
鞭策體大臣舉人之意原爲朝廷罄小子戴德之忱
勉效邦國縱使三善終慚季路自矢四知不負楊公
肅布愚衷望龍門而申謝儻蒙睿照竟雀躍以何任

上禮部馮尚書求遷啓

代高明府

側聞廉頑立懦雖聞風而可興由義居仁第取人而
私淑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顧未有觀摩之素焉恭惟
閣下道衍尼山靈鍾渤海節過于人而不自異才雄

于世而若弗勝悃悃無華猶然東魯之先進文章爾
雅卓乎西漢之高風燮和天人虛受海宇辨練光于
曳馬視遠惟明識劍氣於連牛無幽不拔含暉禮閣
皎愛日以流光毓采文昌映德星而開照斟酌千古
陋叔孫草創之規師表一時真郭泰人倫之度調邇
來文體之趨下有如江河恐遂至國運之就衰力爲
砥柱此之默調元氣已在持衡者之先而其預養真
才又居進賢者之右因思宋代而有識微之元老必
不令新義與新法並行即使本朝而能早任乎明公

亦不使此弊至此時方革率土均沾教化維桑尤借
光輝某傾慕有年步趨無似碌碌于塵埃筮楚之地
畧無他長區區于簿領期會之間差能自守嵇康性
不傷物未知果免乎怨憎孔融意每過才固知難底
于成效往來二邑先後五年卒無毫髮之稱奚追曠
鰥之罪此自無材可篤豈敢謂雨露之未均然而有
穀在園恐亦是樹檀所必庇台臺雖心無取乎集苑
乃力有餘于噓枯儻以愚不肖之名難當士大夫之
意則曰如有所譽者必有所試不然則又曰魯無君
子者斯焉取斯庶幾愚狂不終淪落感德于天高地
厚報恩以竭力致身寸楮鳴心承筐將敬伏乞垂照
無任瞻依

候周司業啓

代高明府

竊以賢者報國之功徵於緩急有爲之際而國家求
賢之道乃在薰陶未用之先故論忠者莫大乎以人
事君而愚以爲猶未若爲君造士恭遇閣下道本天
合德爲人師禮樂從東魯之先文章在西京以上瓊
雕岳立表秀干雲霞煥霜霏澄虛鑑物辨練光於曳

馬異端豈復能淆識寶氣之連牛真才因嘆弗售邇
來文風漸下士習稍漓無論中行之難其人卽謂狂
狷而非其質人出新義視安石爲支離互祖佛經將
欽若其究竟關係非淺挽回實難惟天欲措斯世于
大安故今預有醇儒之間出譬猶炳然白日雪霰自
消被其穆如清風草木皆靡况國學爲天下之極而
至教在四方之先間道反經賴台臺司成之年而化
已不小計功程效及台臺持衡之日而用必無窮蓋
作人旣任其勞得賢自享其逸此上臣之極執仁人
之至惠天下後世實式賴之某章句小儒風塵下吏
碌碌奔走服役之事區區簿書鹽米之間旣不能學
道愛人如子游之絃歌武邑又不得執經問難羣諸
生而立雪程門惟台臺以嘉不能爲心引後進爲事
伏乞開誘以道曠鰥勢阻飛鳧謹抒忱於便雁何以
策蹇卽惠重於靈蛇

賀楊司勳新任啓

代注明府

恭惟門下秀毓大龍光騰斗獬盈齋玄草繼芳躅於
子雲間世清標傲高蹤乎伯起南國方誇鳳舉北溟

旋復鵬飛義不謀身忠能動主用參六典特冠諸曹
豈但朝廷之寵命爲榮抑亦台臺之才猷素著非清
直寡欲何以得薦于山濤必明雅邁時然後見稱于
晉帝旣空其鑑復樹之儀右闔信矚自古罕儔其聞
望詞林推首當世共讓其才名梁棟榱題百寮暫供
品藻鹽梅舟楫九重竚見宣麻某躬遇鶯遷心懷燕
喜當年附驥勢已隔于雲泥異地傾葵情可對乎天
日恨無雙鳧作舄自叩龍門謹將尺鯉寄音上陳蟻
悃伏願道隨時進德與位隆業懋格天使下民均沾
惠澤功高率土卽異域來問興居某得竊分餘光叨
蒙大庇感激瞻仰寧有旣哉

賀陳司理新任啓

代高明府

恭惟臺下氣全剛大養備中和有用文章前駕三秦
之上無窮蘊籍近毓兩川之奇生應昌期才堪名世
入陳大對台光映雲漢以揚輝出典明刑陽春遍河
朔而布暖某風塵下吏樸樾微材望見威儀想直節
於萬仞之壁周旋左右挹冲襟如千頃之波德盛彌
謙道高不亢使人醉心而不敢玩所感通旣神民將

畏志而不忍欺於聽訟何有况乎奉天之憲如水斯
平以懲創爲保全寓哀矜於擊斷空其鑑照不數呂
氏祥刑雪彼盆冤再見臯陶淑問此豈但天雄一郡
之福抑且爲王畿羣吏之師仰佩儀刑時如在溫良
恭儉之側而意也消私也釋遙瞻山斗凜然有忠厚
正直之規而懦者立薄者敦第自盟好德之私無所
不至乃奉揚仁風之力有所未能睹茲以法行慈願
言代民作頌儻蒙策其不逮時進而教焉詩云惠我
無疆其斯之謂矣

上李侍御啓

代高明府

伏以吳門焦尾之桐必逢蔡而清音始播豐獄埋形
之劍非遇張則紫氣徒高某雖制行之無奇常誦斯
言而有感蓋抱鑿者周覽八極雖求之甚急而得之
未艱待知者困守一隅不遇者其常而遇者其幸彼
石父不見將止於道傍使醜明不言亦終於堂下故
無論橫海之鳥必有借而飛卽僅以附驥之蠅可不
勞而遠豈得迂談自貴坐失人豪使當不穀之身又
在維桑之內旣無緣乎且暮而遇尚逡巡於咫尺之

書哉恭惟門下才爲世之偉人位當時之顯處身任
休戚言爲重輕志在唐虞力行周孔望聽馬而膽落
百辟懷威近袞龍而心孚一人眷德輝騰柱下不數
明習漢張蒼澤遍海隅更勝正直晉周處至若取人
而無求備嘉善而矜不能推不恐之心使賢愚各安
其分用至誠之道令妍媸自獻其情故多士願歸羣
材樂用惟所利國豈以樹恩其三善無稱自抱慚於
製錦一拙日甚敢妄意乎彈冠昧其愆尤徼其知遇
老固未如安國已倦北平之遊蠢真可比方回忽有
會稽之請下情誠過盛德云何儻垂憐乎繫匏轉移
甚易如重詫其躍冶棄置奚堪庶幾得出大賢之門
可勝仰斗萬一不爲君子所與將賦歸田言出肺肝
乞賜盼睠儀慚瓊玖異見優容

上高侍御啓

代高明府

恭惟門下經濟名豪文章哲匠時望至重主眷已深
天上承綸共羨風雲歸掌握日邊衣繡人驚煙霧歛
晴空杜衍不以恩假人劉暉豈爲寵截角一聞朝陽
之鳳聲入丹青那見當道之狼縱橫白晝蓋已直言

中病詎止清節鎮浮目今鐵面蜚聲猶以耳目之司
盡諫諍之職竚見金甌覆姓祇以精神之喻爲格正
之機盛美有如斯乎榮施固無極矣豈但以舉鞭避
馬入府樓烏借朝廷之寵靈爲桑梓之夸耀哉某官
知自守才本無奇信已成迷取學之故聞以緣飾吏
事而苦不合師人弗肖效鄉之先達以凜雪身心而
愧未能殆五年於茲心勞愈拙總百里而內民散難
調負乘可羞豈堪此久竊其位曠鰥日甚恐併非善
後之方是用冒昧上陳垂憐是冀言出內地非敢爲
不平之鳴托在比鄰望恕其無因而至不肖當退小
子其亦何辭不能可矜台臺或猶過庇儻璧輪均照
特流景於萊城將玉燭平分獨翔寒於黍谷卽難脫
穎請試彈冠庶幾無已往之愆以辱知己萬一有將
來之效少荅至仁雀躍曷勝鰲戴不盡

賀朱侍御新任啓

代汪明府

伏以勁節亭亭秋霜雅堪清栢府名言諤諤高風真
足重蘭臺題詩已眷棲烏舉鞭卽看避馬輝騰柱下
望凜殿中恭惟臺下命世真儒匡時碩輔南昌一躍

八月丹桂高攀北海雄飛萬里青雲直上夙抱昌江
之秀溥爲經濟文章來臨婺水之濱兼有威嚴慈愛
琴鳴單父風清晝永簾閒花遍河陽日暖香飄戶靜
烹小鮮以不擾製美錦而能工宜居鼎鼐調和之司
匡扶日轂先借山嶽動搖之地振肅朝綱望重惠文
烈訟史魚之如矢聲高法曜清表孟博之登車會見
白簡生寒待漏千官動色或者皇華布暖迎車兆姓
交懽豈有截角劉噉斷無假人杜衍其夙沾雨露近
困風塵感念父母之恩忘焉何日追思孝慈之範繼
見無時神常冉冉于青峯紫雲之間躬乃碌碌于觀
津信城之側每深鰲戴竟阻鳧飛謹將蟻忱托諸鴻
翼伏願漸懸蒼珮早覆金甌環海生靈共沐洪恩于
湛露大鱗誦劣長蒙微煦于陽春將雀躍以曷勝茲
燕賀而不盡

跋

先司空詩劄劄已成余小子復搜殘篋得奏疏
若干首起而歎曰此先司空得罪之所由而生
平勞績之所著也先司空起家郎署旋叅外藩
未爲補過拾遺之官以故敷陳糾駁之疏絕少
奉命河上履霜戴星其間開濬之巔末撓阻之
情形與夫羽檄風檣之交錯具有章奏備瀝苦
衷後之君子讀其書如見其心焉是烏可以不

傳更爲旁搜廣採復得書記序議碑銘論跋若
于首此皆二十年來焚林破巢移家避地從青
燐黃蒿盲風澁雨中所幾幾幸存而稍留萬分
之一者及此不刻恐復凋零斷落蕩爲灰塵予
小子安所逃罪哉迺並付之梓人以質當世書
成因爲雪涕志數言於簡末鳴隱痛焉 時

康熙改元壬寅立春前二日孫佑百拜敬書



